

5

T 434/4920 (5)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ONGKONG-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葉太史參補古今天方詩經大全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他湯河反

只音帑下同

髡徒坎反 髦音毛

之死矢靡他母也天且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髡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凶

音信廣韻注曰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

蓋指共伯也

孔氏曰夾凶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髮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共伯億侯世子名
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頌氏曰
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鬚貌生三月剪髮為鬚男角
女羈夾凶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
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我共姜自
用一帶連雙髻橫係額上是也髻音朵
我也釋文曰共伯之妻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
只助語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
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
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
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
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
父意耳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
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
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

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況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

慝他得友

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

宋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

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

守義故以首飾風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或問有孤孀貧窮

無託者可以再嫁否程子曰只是後世怕寒

○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論可

為後世深戒○定宇陳氏曰衛之淫風流行

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欲之橫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婦叶蘇后反 葍古侯反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多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本草曰一名疾

蔡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車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疾藜中葍謂舍之交

積材木也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邵注云舍之交構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闕內隱道言醜

奧之處也中葍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

宣姜孔氏曰左傳閔公二年易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

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故詩人作公之長庶烝之兄宣姜惠公朔之母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

所可詳也言多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多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放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蓋如此即先王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
宋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百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葺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耳以其身處于污穢而不辭則亦

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副音福

珈音加叶居反委於危反佗待河反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宜叶牛何反

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編上聲髮為之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笄衡笄也
上服之以從祭祀紒音髻
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紒音懸瑱盧陵羅氏曰

詩經卷之三

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續縛加之言
之而屬於紘懸之兩耳縛音篆同卷也
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孔氏曰：心委委佗佗
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
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
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
其象服。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今宣姜之不善
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今宣姜之不善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脣鬢

也。玉之瑱也。象之掃也。楊且之皙也。胡然而

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為飾也。孔氏曰：翟雉名彩。畫為飾。不用真

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褕。翟則畫褕。雉衛侯爵夫人服。褕翟

多而美也。脣潔也。鬢髮被音也。人少髮則以鬢益

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

骨也。掃所以摘音髮也。華谷嚴氏曰：掃所以楊眉

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

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屢源輔氏曰

而言玼兮玼兮者。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鬢髮如

雲不脣鬢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已者。無待于外也。

鬢徒帝反

瑱吐殿反

掃勅帝反

且子餘反

玼音此

翟叶去声

鬢先結反

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其豈可
以徒居哉。
瑤七我反
展依戰反
縹側敕反
息列反

○瑤兮瑤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緜是繼祥。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

薄慢反叶分乾反
媛于權反
賦也。瑤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
客之服也。毛氏曰：展衣，以丹縹為衣。○鄭蒙覆音
也。縹緜，緜之屬。感者當暑之服也。毛氏曰：高之精
靡者，縹也。言細繼祥束縛意，以展衣蒙緜，給而為

之繼祥，所以自歛飭也。或曰：蒙謂加緜給於藝

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宋子曰：先着裏衣，表緜

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毛氏曰：以外欲其不

見體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毛氏曰：以外欲其不

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眉。目上目下皆

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倚嗟傳云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

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慶源輔氏

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憤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于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宮叶居王反

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與蒙或并或別故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沫衛邑

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孔氏曰酒誥注妹邦孟長也

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

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

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

期會迎送如此也

麥叶訖力反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

宮叶居王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白虎通曰麥金也金七
春秋或作姒穀作定弋公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
貴族也

葑音風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乎庸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欲通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也
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
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去
聲猶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同也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慶源輔氏曰誣
上之人大抵行私者皆有此心桑中之詩雖
肆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故民情所以如此
情流蕩無所限節之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
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
○鄭氏曰濮水之上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
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按桑間即
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

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安成劉氏曰朱
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消
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鶉音純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鶉音屬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羅鶉至初秋

物四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

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

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

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

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

如而我反以為兄也哉鶉音純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

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孔氏曰夫人對君稱小

得曰君襄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

以為小君也彼謂狡童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

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

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

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

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

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

在定之方中之前盧陵彭氏曰陳氏云木必

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戒因以是說考

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

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

獻議乞命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

之旨矣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

左傳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

他書是知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而謂更受

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之意也頤音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

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晉天

日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

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

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

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

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

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楚宮楚丘之宮也鄭志楚

河揆度也樹八尺之臬音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

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曰匠

詩經卷之三

詩經卷之三

以懸置染以懸視因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又泰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木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率之地中央樹入尺之臬以懸正之繫臬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繫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盈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亦可正也又于昼漏午時泰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正也正北方法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不正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方面不敢苟也

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遵實本草注曰榛如小栗栗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椅梓實椅房彙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一二

皮桐梧桐也博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桐有

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斷琴葉三枝開白花不結子

一種在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梓揪之子炒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

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本草注曰梓似桐而漆木有液黏念平黑可飾器物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承**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華谷嚴氏曰椅桐可為琴瑟榛栗可備籥實梓漆可愛於也○衛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

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其所慎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計所謂悅之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

良反

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墟也。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當是傳州堂邑。景測

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音山

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

察其土宜也。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

交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

丘在冀河之東。交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

土之野乎。○蔡氏曰。交地允信臧善也。○此章本

其始之望鄭氏曰。望楚丘于旁邑。審其高下。所

景。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

之方。向也。上章揆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

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觀。晉山蘇氏曰。降觀其

○東萊呂氏曰。降卜。三山李氏曰。建國必相。土地

觀以細察其土宜。之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卜

筮文。公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云其

吉。○三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綿詩曰。爰

契我龜。楚丘之遷。亦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

也。○長樂劉氏曰。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慶源輔氏曰

終馬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又察其土宜也。人

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人

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

之吉。而終之臧宜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

虛起居反。叶起呂反。

京叶居

倌音官

說始銳反

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牝三千

田叶徒因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駉。○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去聲勸之。臨川王氏曰上章是言其政事蓋人君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宋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而勞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苦方能率得人。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晉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

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眉山蘇氏曰富強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易淺薄者之所能致也。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駉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慶源輔
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者如此其備緒之勤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盧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音螢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

詩經大全

十三

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立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程百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渡其河然后卜以決之卜洛亦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一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人所指定屋方中其在文公元年城楚則未城之先欵然詩中終馬允臧驂牝三千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之事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蠓丁計反蠓都動反

遠于萬反

第 蠓 在 東 莫 之 敢 指 女 子 有 行 遠 父 母 兄

比也蠓蠓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

孔氏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口虹暗者為雌日蜺以不正之氣者見於野詩之托物如此在東者

莫音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安成劉氏曰虹

之為質不映口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映日亦成青紅之暈此刺

淫奔之詩言蠓蠓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

可不顧此而冒行乎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詩蓋言女子終當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齊子西反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

比也。齊升也。周禮十輝音九曰齊注以為虹蓋忽

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注祗祓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輝謂日

旁之光氣一曰侵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鑄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

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合六曰曹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入曰知似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齊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像

○孔氏曰齊虹齊也由升氣所為故崇終也從旦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

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

截雨信然南軒張氏曰蝦蟇見則雨止初無東西

疑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

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信叶斯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

程子曰女子不以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
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
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
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
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臨川王氏
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慶源輔氏曰。男
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
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
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
乎天理矣。

相息亮反

皮叶蒲何反

儀叶牛何反

為叶吾何反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

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
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

俟

候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

叶端倫反

死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端

相鼠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每章章末甚疾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也又曰蠅螬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華谷張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如其如是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居熱反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浚蘇浚反

紕許至反

昇必寐反

彼姝者子何以昇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于旄以旄牛尾注於旗于之

首而建之車後也

孔氏曰注旄于浚衛邑名邑外首凡旗皆然

于浚衛邑名邑外

謂之郊紕織組也

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

四之

兩服兩駟凡四馬以載之也

董氏曰馬在車中姝

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昇與也

○言衛大夫乘此

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

程子曰旌旄旌皆通言

親浚之郊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昇之而答其

禮下賢者禮意之動乎

宋子曰此是傍人見上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

組音祖

○子子于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
旒。音旒。下屬燭。音燭。綦音綦。有旌旄三章。互文也。○孔氏曰：旌亦
旒。音旒。言旒則皆昼鳥隼也。考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旌。以
象鷩。火蓋昼朱鳥及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
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

告姑沃反

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
○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干之上有旌。
有羽又兩雅。注旌首曰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
旌則干旌干旌一也。

馬極其盛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
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
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
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
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
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
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安成
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
上下，蓋嘗溺于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
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
竦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

干旄之詩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漕蒲未反

漕卅祖侯反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

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

若對弔死曰吊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

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

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朱子曰此詩之前則未

知其為戴公時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

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

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耳

屢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既歸而許之

夫何乃追之干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

之亡既請于穆公而欲行之故遂行焉既而大夫

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于穆公追而止之耳觀

夫告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為是

倉卒之行焉要知其初必竟不能自止者故為是

而自克為可取耳

○既不秣嘉不能旋及視爾不臧秣思不遠既不秣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秣思不閱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腐川王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大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先王之澤誠能使人如此○慶源輔氏曰使其穆夫人知人以已為不善而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則知人以已為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也是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一蠲音育叶謨即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蠹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允之衆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蠹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溝洫志曰引洛水行至商顏下岸善崩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蠹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耳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耳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

芄蒲紅反 芄叶說力反生若五貝反

極大夫君子無我尤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 賦也 芄芄麥盛長貌 控持而告之也 因如 因魏莊

子之因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 極至

也 大夫即跋涉之大夫 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 〇

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 又自傷許國之小

而力不能救 故思欲為之 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

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 華谷茂氏曰 味詩意夫

歸言為詞耳 托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 雖爾所以

處此百方 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一

輔氏曰 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怜我之志耳 〇 豐城

朱氏曰 始之欲往發乎情也 終於不敢往止乎禮

義也 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忍

也 然而義有重於亡者 獨且柰之何哉 宜其思之

也 至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 見閔公 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

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

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

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

意與蘇說合今從之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

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 雖國滅君死不得往

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華谷嚴氏曰 首章婉而

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宋子曰：載詩：然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載。又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於之變。頌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宣姜生衛文侯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哉？亦自強于為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輿於六反 摘於宣反叶於何反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

暖况无反叶况遠反

僖遐版反

喧况晚反

終不可諉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音隈也爾雅曰涯內為奧外為隈

地之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也漢志武帝塞瓠子中央河新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棧又趙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棧

音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

貌也君子指武公也

和僖侯子武公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鑿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

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有進而無已也

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
○朱子曰所以斐然有文者其物自切磋琢磨中來
使其滑澤也切琢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磨皆治物
益致其瑟矜莊貌倜威嚴貌嘒宣著貌諼忘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
問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章內上五句
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盛
美盛興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
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
矣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脩也朱子曰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
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
之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
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
人美武公之本旨邪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
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
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脩什之與論語子貢

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心
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同也○阮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
是講究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瑟兮倜兮者
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累磨是磨礪至
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瑟兮倜兮者
恂栗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朱子曰瑟嚴密貌倜
大之貌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有
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
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朱子曰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得
之而其克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
能忘也○慶源輔氏曰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
極而言也○
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
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意詳於訓
詳于訓詁則或畧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于訓
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青子十反

秀音秀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克耳琇

瑩立日昔會古外反

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

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克耳瑱音瑩也琇瑩美石

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去聲也弁皮弁也以王

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孔氏曰弁師注云會

結王為飾謂之縶武公諸侯○以竹之堅剛茂盛

則王用三采而縶飾七也而見其德之稱也

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篋音責叶則歷反

○瞻彼淇奧綠竹如篋有匪君子如金如

倚於縶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興也篋棧聲上也禮記檀弓注曰篋竹之密比去

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

其生質之溫潤孔氏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

磋琢磨此論道德之成如已成之器故言圭璧金

錫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

也較兩輅倚音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藍田呂氏曰古者車箱長

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分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
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善戲謔
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言其樂易
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程子曰言其樂易

於過是不為虐也慶源轉氏曰寬廣而自如則
無勉強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有從容自得之意非
盛德者不也安成劉氏曰此
能如此也釋上句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安成劉氏

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
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簞則

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脩如金錫之出於鍛鍊
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
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

而不為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
之全備也定字陳氏曰克耳會并則以德之稱
其服言重較則以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
德之稱其車言也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

謂也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
廢送肅肅不廢離離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
有所縱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間赫四張之時
也此章寬綽戲
謹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
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
抑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

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
 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
 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問武公進德成
 見一章言如切如磋琢磨則學問自備之精
 密如此二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而
 諸深粹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而
 純深粹也二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而
 之辭第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如瑟間赫
 事於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
 武公學問之功甚不為年九十有五猶命群臣
 使進規諫畢竟也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進脩卒章所以竹之至盛與鍊其德之成就合二
 章而觀之所以能全其生質之精純者由其
 由行表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精純者由其
 而寬廣則和易則嚴而能泰也此所以
 反威嚴而又和易則嚴而能泰也此所以
 為德之盛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

無愧矣

澗叶居賢反

讓况元反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
 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
 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
 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
 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
 誓其不忘此樂也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
 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
 寤寐求誓不忘此樂

適苦禾反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古亦反

過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源

輔氏曰退而窮處隘狹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

吉姑法反

告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眉山蘇氏曰盤桓不行從容自

廣之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邈世之士無悶于世○慶源輔氏曰賢者隱處于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克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又孰有加于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言獨寐寤言

碩其机反 裝苦迥反

碩人其頡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頡長貌云頡而長兮錦文衣也褰禪音也錦衣而加褰焉為其文之大著也

曰襲儀禮作景禮記作網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
錦衣者沈存中謂襲與網同是用網麻織布為之
不知是否○華谷嚴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

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

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眉山蘇氏曰邢
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東萊者

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安成劉氏曰
歷言此者以

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
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却風綠衣等
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

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
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孔氏曰
其父母

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乎○華谷嚴氏
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
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
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

犀音西螻音秦蛾我波反

倩七鴈反

眇匹覓反叶匹見反

犀螻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眇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萋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

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本草
注曰

郭僕云腐木根
下有之瘦而白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

整齊也螻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鄭氏曰
螻精也蛾蚕

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孔氏曰
服虔云輔上紅唇

也是牙外之皮膚。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類下之別名也。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鄭氏曰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

教五刀反說始銳反

郊叶音高

驕起橋反幘符云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駟朱幘鑣

鑣表驕反叶音標第音弗朝直遙反叶直豪反

鑣翟弗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

馬駟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盧陵羅氏曰

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鞞魚列反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孔氏

鑣鑣然盛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

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孔氏婦人不露見車前後

夙早也王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鄭氏曰朝內朝路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氏曰

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

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

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

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活古濶反叶音劣反眾音孤濺叶許月反鱣跋車反誦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濺濺鱣鮪發

于軌反發補未反發音加發他覽反揭居謁反孽魚竭反

竭欺列反

發發奕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𩚑，魚𩚑也。濺濺，𩚑入水聲也。說文曰：濺，濺流也。

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

甲，大者千餘斤。孔氏曰：鱣魚，體直，行甲無鱗，有

似鱣而小，色青黑。孔氏曰：陸玟云：鱣頭小，而尖似

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𩚑，亦在頷下，其甲可以

也。亦謂之𩚑，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孳孳盛飾也。

庶士謂媵臣，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

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于

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谷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

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

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新安胡氏曰：黃

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借而借碩人詩

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慶源輔氏曰：

觀此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

易及，而此詩之不言何也。宋子曰：此但指其

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

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非心反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將七羊反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謀謨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布帛之名。孔氏曰：幣者，買賣也。釋文曰：買賣，交易也。絲，蓋初夏之時也。頓，立地名。華谷張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郟有頓。立，縣師古云：以立為縣也。立，愆過也。將，願也。請也。一成為頓，在謂一頓而成也。

○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

不戒哉。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塽俱，塽又垣音表。

連音

○乘彼塽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

遷呼罪又

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塽，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焚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箸分卦，揲凡十八變而成卦。○孔氏曰：兆

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
尚二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
繇也繇音由 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
而乘坭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
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 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
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
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
○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
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
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
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無攸利之戒則必各
求正應豈復至則以尔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
於相棄也哉 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

于音吁下同

葦音甚叶知林反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

耽叶待林反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鵲音鳩也似山雀而小

短尾青黑色多聲 華谷溪氏曰即我子所謂為鳩音

骨朝本草曰鵲鵲尾短黃綠色多聲 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

相樂也說解也 ○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

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

食桑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

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士猶可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
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
無足觀耳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氏
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婦人唯以貞信為節
成劉氏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
專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其辭意抑揚重
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恥之理而無所妨玩
詩文猶之一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慎于貧友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

湯音傷

爽叶師在反

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

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曰以惟障車之

謂童容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

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

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

也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

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安成劉氏曰

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或鄙之或親之或責之

此所以為怨婦之辭歎

○二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

寐音妹

朝叶直

豪反

啞許意反

詩經大生 卷三十三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

笑叶奇燥反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為婦
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
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疾
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
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
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
痛悼而已

岸叶魚戟反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隄則有

泮叶四見反

泮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

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
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曰但結髮為飾也晏晏
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
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
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
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
以桑之黃落自此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
歲食貧者言其在夫淇則有岸矣隄則有泮矣而
家貧勞之歲月耳

我總角之時與尔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

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安城劉氏曰此章興

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既不

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思其反復以至於此矣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襄公二

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慶源輔氏曰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

之極也大凡人之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

陷于凶咎者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

氓六章章十句長樂劉氏曰夫夫婦者五品之本

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

以保於其身而弗悔者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

義終其身而弗悔者此氓詩之所由作也慶源

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

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

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

一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次序雖後世

能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

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

哉安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

作故其辭意多同舟涿游之苦也至於暴戾即

食貧靡勞即方舟涿游之苦也至於暴戾即

有比于于毒也然則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則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管仲歷友

賦也籊籊長而殺聲也廬陵羅氏曰竹竿長而

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

之深也堅音載

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於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慶源輔氏曰豈不尔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也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右叶羽轉反

遠千萬反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新安胡氏曰以○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

儺乃可反

儺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悲音由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

憂

賦也漉漉流貌檜木名似栢。毛氏曰檜栢葉松身注栢葉松身曰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童

栢與此一也

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

齊音傲僻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宜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觿許規反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羅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淡

本草注曰幽州謂之支枝同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

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智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辭失涉反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

甲叶古恊反

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鞮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右手大指所以鈎

弦闔音開與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

三是也以朱芻為之用以彊音沓右手食指將去

指無名指也極禮大射小射正取決與贊設決朱

利放弦也三者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

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慶源輔氏曰墻有公幼而杜豫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為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此闕疑之義若必為刺衛惠公則便至有依託鑿空之失矣

善帝鬼反亢善帝反

跋立跋反 望可武方反

誰謂河廣一芄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賦也芄蕪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

與祖為體

東陽許氏曰以昭穆言○廬陵羅氏曰孫為王父尸母出與廟絕

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芄

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跋足而望

則可以見矣華谷茂氏曰跋舉明非宋遠而不可

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華公茂氏曰義謂宋

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

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

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戴公始渡河而南遷

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芄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

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文

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

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

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

刀音彫

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華谷嚴氏曰刀船古字通用慶源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廬陵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宣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

人也泉水之女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

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

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

焉故也慶源輔氏曰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方所謂當之也豐城朱氏曰母出固與廟絕而

母之與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

日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

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外既不

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

乎愛親之仁正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

母之可以返國乎日母之輟雖不可以私逃而

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返也歲時問安之

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

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則亦

可以少慰矣

竭丘列反

安宙朱反為子為反

伯兮 伯兮今邦之桀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 揭武貌桀才過人也

受長丈二而無刃 ○婦人以夫父從征役而作是

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

驅也慶源輔氏曰先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方言執殳而為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

得其

遠都歷反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

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絲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

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

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

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戰國策曰晉

知已者死女為悅已者容 ○慶源輔氏曰此其真

情也 ○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而沐蓋潘也左

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

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新安胡氏

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其間面垢燂潘請醕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浙米汁

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耳心首

杲古老反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 ○冀其將雨而杲然日

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其心於首疾也慶源輔氏曰與其歸復焉於度反諼况表反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

痲呼內反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本草注曰一名

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皆北堂也

生男也萱草味其令人好歡樂忘憂

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

半以南為南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朱子

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

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耳心痲則其

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

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

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

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

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故聖王重之如不

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

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

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

人情不出乎此也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誠

義則知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

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

聖人錄詩之意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

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

返也然采薇之師踰年而歸華山之師三年

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而至此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華谷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為妖魅

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

妃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

行而憂其無裳也蓋山謝氏曰見鰥夫無人縫裳

言者以探其不言者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

帶

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

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

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瓜叶攻乎反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求以為

好呼報反

好也

比也木瓜楸音茂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本草曰木

生于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

謂之楸徐氏曰瓜有瓜似桃有羊桃李有雀

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

王之美者琚佩玉名廬陵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

黃衝牙○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

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

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求以

為好也

比也瑤羨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求以

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立

非全
王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
 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
 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息惰，其人情性如
 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
 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土所致。張子發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槩為淫詩言耳。鄘柏舟定之方中，洪與詩篇不在此限。

詩經大全三卷終



